論語註疏/卷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微子第十八

論語註疏
子張第十九
作者：何晏　邢昺　三國　北宋

堯曰第二十

原文(無註)

卷十九 · 子張第十九

疏正義曰：此篇記士行、交情、仁人、勉學，或接聞夫子之語，或辨揚聖師之德，以其皆弟子所言，故善次諸篇之後。

子張曰：“士見危致命，（孔曰：“致命，不愛其身。”）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

疏“ 子張曰：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士行也。士者，有德之稱，自卿大夫已下皆是。致命，謂不愛其身。子張言，為士者，見君有危難，不愛其身，致命以救之；見得利祿，思義然後取；有祭事，思盡其敬；有喪事，當盡其哀，有此行者，其可以為士已矣。

子張曰：“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為有？焉能為亡？”（孔曰：“言無所輕重。”）

疏“　子張曰：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為有？焉能為亡？”○正義曰：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。弘，大也。篤，厚也。亡，無也。言人執守其德，不能弘大，雖信善道，不能篤厚，人之若此，雖存於世，何能為有而重？雖沒於世，何能為無而輕？言於世無所輕重也。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（孔曰：“問與人交接之道。”）子張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對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張曰：“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（包曰：“友交當如子夏，汎交當如子張。”）

疏“子夏”至“人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。“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”者，門人，謂弟子。“問交”，問與人交接之道。“　子張曰：子夏云何”者，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，汝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？“對曰：子夏曰：可者與之，不可者拒之”者，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。子夏言：結交之道，若彼人賢，可與交者，即與之交；若彼人不賢，不可與之交者，則拒之而不交。“子張曰：異乎吾所聞”者，言己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。“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”者，此所聞之異者也。言君子之人，見彼賢則尊重之，雖眾多亦容納之。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，不能者則哀矜之。“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”者，既陳其所聞，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。誠如子夏所說，可者與之，不可者拒之。設若我之大賢，則所在見容也。我若不賢，則人將拒我，不與己交，又何暇拒他人乎？然二子所言，各是其見論交之道，不可相非。友交當如子夏，汎交當如子張。

子夏曰：“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（小道，謂異端。）致遠恐泥，（包曰：“泥難不通。”）是以君子不為也。”

疏“子夏曰：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；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為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。小道謂異端之說，百家語也。雖曰小道，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，然致遠經久，則恐泥難不通，是以君子不學也。

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（孔曰：“日知其所未聞。”）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”

疏“子夏曰：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勸學也。

亡，無也。舊無聞者當學之，使日知其所未聞。舊已能者當溫尋之，使月無忘也。能如此者，可以謂之好學。

子夏曰：“博學而篤誌，（孔曰：“廣學而厚識之。”）切問而近思，（切問者，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。近思者，思己所未能及之事。汎問所未學，遠思所未達，則於所習者不精，所思者不解。）仁在其中矣。”

疏“子夏曰：博學而篤誌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。博，廣也。篤，厚也。誌，識也。言廣學而厚識之，使不忘。切問者，親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，不汎濫問之也。近思者，思己所未能及之事，不遠思也。若汎問所未學，遠思所未達，則於所習者不精，所思者不解。仁者之性純篤，今學者既能篤誌近思，故曰仁在其中矣。

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”（包曰：“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，猶君子學以致其道。”）

疏“ 子夏曰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亦勉人學，舉百工以為喻也。審曲麵勢以飭五材，以辨民器，謂之百工。五材各有工，言百，眾言之也。肆，謂官府造作之處也。致，至也。言百工處其肆，則能成其事，猶君子勤於學，則能至於道也。

子夏曰：“小人之過也必文。”（孔曰：“文飾其過，不言情實。”）

疏“子夏曰：小人之過也必文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。言小人之有過也，必文飾其過，強為辭理，不言情實也。

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”（鄭曰：“厲，嚴正。”）

疏“子夏曰：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”○正義曰：此章論君子之德也。望之、即之及聽其言也，有此三者，變易常人之事也。厲，嚴正也。常人，遠望之則多懈惰，即近之則顏色猛厲，聽其言則多佞邪。唯君子則不然，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常儼然也；就近之則顏色溫和，及聽其言辭，則嚴正而無佞邪也。

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（王曰：“厲，猶病也。”）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。”

疏“子夏曰：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為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為謗己也。”○正義曰：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。厲，猶病也。言君子若在上位，當先示信於民，然後勞役其民，則民忘其苦也。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，則民以為從欲崇侈、妄加困病於己也。若為人臣，當先盡忠於君，待君信己，而後可諫君之失。若君未信己，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，則君以為謗讟於己也。

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閑，（孔曰：“閑，猶法也。”）小德出入可也。”（孔曰：“小德不能不逾法，故曰出入可。”）

疏“子夏曰：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可也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，而行亦不同也。閑，猶法也。大德之人，謂上賢也，所行皆不越法則也。小有德者，謂次賢之人，不能不逾法。有時逾法而出，旋能入守其法，不責其備，故曰可也。

子遊曰：“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灑掃應對進退，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”（包曰：“言子夏弟子，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。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，不可無其本，故云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”）子夏聞之，曰：“噫！（孔曰：“噫，心不平之聲。”）言遊過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（包曰：“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，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，後將教以大道。”）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（馬曰：“言大道與小道殊異。譬如草木，異類區別，言學當以次。”）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？（馬曰：“君子之道，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。”）有始有卒者，其唯聖人乎！”（孔曰：“終始如一，唯聖人耳。”）

疏“子遊”至“人乎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。“子遊曰：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灑掃應對進退，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”者，子遊，言偃也。門人小子，謂弟子也。應，當也。抑，語辭也。本，謂先王之道。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，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。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，不可無其本。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，不可奈何，故云如之何也。“ 子夏聞之，曰：噫”者，噫，心不平之聲。子夏既聞子遊之言，中心不平之，故曰噫！“言遊過矣”者，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。“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”者，言君子教人之道，先傳業者必先厭

倦，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？子夏言，我之意，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，故先教以小事，後將教以大道也。“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”者，諸，之也。言大道與小道殊異，譬之草木，異類區別，言學當以次也。“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”者，言君子之道，當知學業以次，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。“有始有卒者，其唯聖人乎”者，卒，猶終也。言人之學道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，能終始如一，不厭倦者，其唯聖人耳。

子夏曰：“仕而優則學，（馬曰：“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”）學而優則仕。”

疏“子夏曰：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勸學也。言人之仕官行己職而優閒有餘力，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。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，以行君臣之義也。

子遊曰：“喪致乎哀而止。”（孔曰：“毀不滅性。”）

疏“子遊曰：喪致乎哀而止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言居喪之禮也。言人有父母之喪，當致極哀慼，不得過毀以至滅性，滅性則非孝。○注“毀不滅性”。○正義曰：此《孝經》文也。注云：“不食三日，哀毀過情，滅性而死，皆虧孝道，故聖人製禮施教，不令至於隕滅。”

子遊曰：“吾友張也為難能也，（包曰：“言子張容儀之難及。”）然而未仁。”

疏“子遊曰：吾友張也為難能也，然而未仁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子張材德也。子遊言吾同誌之友子張，其容儀為難能及也，然而其德未仁。

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為仁矣。”（鄭曰：“言子張容儀盛，而於仁道薄也。”）

疏“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為仁矣。”○正義曰：此章亦論子張材德也。堂堂，容儀盛貌。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，於仁道則薄，故難與並為仁矣。

曾子曰：“吾聞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！”（馬曰：“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，至於親喪，必自致盡。”）

疏“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！”○正義曰：此章論人致誠

之事也。諸，之也。曾子言：“ 我聞之夫子言，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，至於親喪，必自致盡也。 ”

曾子曰：“ 吾聞諸夫子：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 ”（馬曰：“ 孟莊子，魯大夫仲孫連也。謂在諒陰之中，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，不忍改也。 ”）

疏“ 曾子曰：吾聞諸夫子：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 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。言其他哭泣之哀，齊斬之情，饘粥之食，他人可能及之也。其在諒陰之中，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，不忍改之也，是他人難能也。

孟氏使陽膚為士師，（包曰：“ 陽膚，曾子弟子。士師，典獄之官。 ”）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“ 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！ ”（馬曰：“ 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，乃上之所為，非民之過，當哀矜之，勿自喜能得其情。 ”）

疏“ 孟氏 ”至“ 勿喜 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論典獄之法也。“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”者，陽膚，曾子弟子。士師，典獄之官。“ 問於曾子 ”者，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。曾子曰：“ 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 ”者，言上失為君之道，民人離散，為輕易漂掠，犯於刑法亦已久矣，乃上之失政所為，非民之過。女若求得其情，當哀矜之勿自喜也。

子貢曰：“ 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 ”（孔曰：“ 紂為不善，以喪天下，後世憎甚之，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。 ”）

疏“ 子貢曰：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 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戒人為惡也。紂名辛，字受德，商末世之王也。為惡不道，周武王所殺。《謚法》：“ 殘義損善曰紂。 ”言商紂雖為不善，以喪天下，亦不如此之甚也，乃後人憎甚之耳。下流者，謂為惡行而處人下，若地形卑下，則眾流所歸。人之為惡處下，眾惡所歸，是以君子常為善，不為惡，惡居下流故也。紂為惡行，居下流，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。

子貢曰：“ 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 ”（孔曰：

“更，改也。”）

疏“子貢曰：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；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正義曰：此章論君子之過，似日月之食也。更，改也。言君子苟有過也，則為眾所知，如日月正當食時，則萬物皆觀也。及其改過之時，則人皆複仰其德，如日月明生之後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。

衛公孫朝（馬曰：“公孫朝，衛大夫。”）問於子貢曰：“仲尼焉學？”子貢曰：“ 文、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？（孔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墜落於地，賢與不賢各有所識。夫子無所不從學。”）而亦何常師之有？”（孔曰：“無所不從學，故無常師。”）

疏“衛公”至“之有”。正義曰：此章論仲尼之德也。“衛公孫朝”者，衛大夫也。“問於子貢曰：仲尼焉學”者，問子貢：仲尼何所從學，而得成此聖也？意謂孔子生知，無師所從學也。“子貢曰：文、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”者，焉，猶安也。言文、武之道，未墜落於地，行之在人。賢與不賢，各有所識。夫子皆從而學，安得不學乎？“而亦何常師之有”者，言夫子無所不從學，故無常師。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（馬曰：“魯大夫叔孫州仇。武，謚。”）曰：“子貢賢於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“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闚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（包曰：“七尺曰仞。”）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（包曰：“夫子，謂武叔。”）

疏“叔孫”至“宜乎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亦明仲尼之聽也。“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子貢賢於仲尼”者，叔孫武叔，魯大夫。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：“子貢賢才過於仲尼。”“子服景伯以告子貢”者，景伯亦魯大夫，子服何也。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。“子貢曰：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闚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”者，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，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，故致武叔有此言。乃為之舉喻曰：譬如人居之宮，四圍各有牆，牆卑則可闚見其在內之美，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；牆高則不可闚見在內之美，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。今賜之牆也才及人肩，則人闚見牆內室家之美好。夫子之牆，高乃數仞。七尺曰仞。若人不得其門而入，則不見宗廟之美備，百官之富盛也。“得其門者或寡矣”者，言夫聖閾非

凡可及，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。“ 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 ”者，夫子，謂武叔。以此論之，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，亦其宜也，不足怪焉。○注“ 馬曰：魯大夫叔孫州仇。武，謚 ”。○正義曰：案《世本》，州仇，父子叔牙此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。《春秋》定十年“ 秋，叔孫州仇、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”。《左傳》曰：“ 武叔懿子圍郈。 ”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。《謚法》云：“ 剛強直理曰武。 ”
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“ 無以為也！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逾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逾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 ”（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，其何能傷之乎？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。）

疏“ 叔孫 ”至“ 量也 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亦明仲尼也。“ 叔孫武叔毀仲尼 ”者，訾毀孔子之德也。“ 子貢曰：無以為也！仲尼不可毀也 ”者，言無用為此毀訾，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。“ 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逾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逾焉 ”者，子貢又為設譬也。言他人之賢，譬如丘陵，雖曰廣顯，猶可逾越；至於仲尼之賢，則如日月之至高，人不可得而逾也。“ 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 ”者，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，特自絕棄，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？故人雖欲毀仲尼，亦不能傷仲尼也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多，猶適也。言非不能毀仲尼，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。○注“ 言人 ”至“ 量也 ”。○正義曰：云“ 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”者，據此注意，似訓“ 多 ”為“ 適 ”。所以“ 多 ”得為“ 適 ”者，古人多、祇同音。“ 多見其不知量 ”，猶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云：“ 多見疏也 ”，服虔本作“ 祇見疏 ”，解云：“ 祇，適也。 ”晉宋杜本皆作“ 多 ”。張衡《西京賦》云：“ 炙炮夥，清酤多，皇恩溥，洪德施。 ”施與多為韻。此類眾矣，故以“ 多 ”為“ 適 ”也。

陳子禽謂子貢曰：“ 子為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 ”子貢曰：“ 君子一言以為知，一言以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（孔曰：“ 謂為諸侯若卿大夫。 ”）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 ”（孔曰：“ 綏，安也。言孔子為政，其立教則無不立，道之則莫不興行，安之則遠者來至，動之則莫不和睦，故能生則榮顯，死則哀痛。 ”）

疏“ 陳子 ”至“ 及也 ”。○正義曰：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。“ 陳子禽謂子貢曰：子為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 ”者，此子禽必作陳亢，當是同其姓字耳。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，故謂子貢云：當是子為恭孫故也，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？“ 子貢曰：君子一言以為

知，一言以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”者，子貢聞子禽之言，以此言拒而非之也。言君子出一言是，則人以為有知；出一言非，則人以為不知。知與不知，既由一言，則其言不可不慎也。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？則是女不慎其言，是為不知也。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”者，又為設譬，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。他人之賢，猶他物之高者，可設階梯而升上之。至於仲尼之德，猶天之高，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。“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”者，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。得邦，謂為諸侯。得家，謂為卿大夫。綏，安也。言孔子為政，其立教則無不立，道之則莫不興行，安之則遠者來至，動之則民莫不和睦，故能生則榮顯，死則哀痛，故如之何其可及也！